

[illegible]

萌芽书系

今天谁最美丽

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选萃

MENGYA XINGAINIAN ZUOWEN JONIAN JINIANBAN

郭敬明 蒋峰 颜歌 等著

 万卷出版公司

新概念作文 10年



今天谁最美丽

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选萃

THE 4TH NATIONAL CONCEPT WRITING CONTEST WINNERS

郭敬明 蒋峰 颜歌 等著

万卷出版公司

新概念作文
10年
纪念版

© 郭敬明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今天谁最美丽: 第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选萃/郭敬明等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8.7

(新概念作文10周年纪念版)

ISBN 978-7-80759-235-8

I. 今… II. 郭…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H194.5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70023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417千

印张: 11

出版时间: 2008年7月 第1版

印刷时间: 2008年7月 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邢和明

特约编辑: 何娜

装帧设计: 余一梅

ISBN 978-7-80759-235-8

定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序

十年

转眼，新概念作文大赛跨入了第十个年头。当初我们在发起组织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比赛，会变成一场声势浩大、青春激荡的文学盛宴，会对那么多年轻人的生活以及中国的文学生态和语文教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我们酝酿筹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时候，大多数中学生的文学阅读几乎为零。连我们这样一本专门给年轻人阅读的文学杂志《萌芽》，读者也都是中年人。当时的感觉真是悲哀！

我常常想起1998年秋天在上海西区那个平民化的招待所，我们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们，在为新概念作文大赛构建最初的框架。我们抱着对文学、对教育、对青年的责任，也带着对活动结果不可知的忐忑，期望着未来；直到我们收到四千份来稿，直到我们看到韩寒、徐敏霞、陈佳勇、刘嘉俊、宋静茹等等一大批好得出乎我们意料的佳作。

其实，我们远远低估了年轻人对文学的钟情。看来，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文学天然的朋友。他们细腻、充沛、饱满的情感在寻找喷发的出口，他们对万花筒般复杂而丰富的生活大睁着好奇的眼睛，他们感受着快乐也感受着痛苦，他们需要表达，尽管痛苦和快乐都很容易被放大。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可以陪伴生活、滋润生命的朋友，忽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在他们同龄人的写作中，他们发现了，他

们寻找的朋友就是文学！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阵容堪称豪华。参加联合主办的北大、复旦、南京、南开、华师大、厦大这些全国名校都派出了最权威的教授参与，王蒙、铁凝、叶兆言、方方、叶辛等著名作家都参加了首届比赛的评审。后来各届比赛随着规模的扩大，有更多的名教授和名作家加入了评委的队伍。这样一批文学权威来集体审阅默默无闻的中学生的习作，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情。这使得我们的大赛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性。

我们的孩子们没有辜负前辈名家的希望。深夜，在青松城宾馆的会议室里，阅读的兴奋让评委们忘却了疲倦，他们互相推荐自己刚刚看过的佳作，发表即兴的评论，感慨着年轻人文笔的独特和老到。这是一个让他们眼睛一亮的阅读经历。

1999年，一套《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悄悄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开来。厚厚两大本学生写的文章，曾经被预测只能销售一万册，居然卖掉了60多万套。同学们争相传阅，大量信件寄到萌芽杂志社，寄到各位评委手中。“作文居然可以这样写！”“写文章居然这么有意思！”“文学原来那么好啊！”

短短几年，文学在青年中间成为时尚；年轻人成为了文学书籍的主要消费对象；“青春文学”、“80后作家”成为出版社追逐的热门。尽管，年轻的作者和读者都还幼稚；尽管青春写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文学人口的大大拓展，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多样化的可能性。文学给了青年人营养，青年人给了文学力量！

十年过去了。在文学和青年的互动中，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成为了一个公认的品牌。现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走向海外。经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授权，新概念作文大赛港澳地区首届比赛已经成功举办。学养精深的著名高僧、参加主办港澳赛区的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说：“写作事业是治国大事，是千秋大业，是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不朽盛事。中国是世界大国，文学名家辈出，从1999年在内地举办第一届比赛以来，在中国文化界、教育界，产生了极大影

响。目前，已先后举办了九届，产生了历史性的良好效果，孕育了一大批新进年轻作家，为文坛带来了崭新气象。今年第十届，我们港澳地区也有幸参加这一赛事了。这也是我们港澳地区培养人才、发现人才、成就人才的一次善举。”这表示了各界著名人士对我们大赛的高度评价。

新概念作文大赛不是一项具体工作，是一个事业。十年不是结束，只是成熟期的开始。我们期待着下一个十年。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萌芽》杂志主编

赵长天



目录

第一辑 初赛作品精选

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	郭敬明 003
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	蒋峰 009
我的十六岁和村上的世界尽头	戴月行 018
我是农民	刘卫东 024
野人海	林森 027
我们在一起	徐超 036
貂蝉	张思静 046
不关风月	郭甲子 053
我们的幸福哪里来	周昱 061
来了！走吧！	曾骞 066
狐狸之歌	李琦 070
一条穿越季节凋零的狗的独白	施奇平 078
打麻将	张超 086

冲出重围	王振	089
不是梦	刘麟庆	095
孔雀东南飞	葛婷	099
小娟的幸福生活	卢瑜娟	107
褪色	梅蓝予	114
朵多周围的世界	孙博	118
无忧岁月	陈家琪	124

第二辑 复赛作品精选

复赛选题		131
禁止与引诱	胡坚	133
最经典结局	李磊	137
栅栏与围城	曾骞	141
今天谁最美丽	刘卫东	147
今天谁最美丽	王皓舒	150
变化，之后回到原点	苗澍	154
需要一个终结	陈昊洋	157
光怪陆离的不和谐	乐梦融	161

第三辑 他们的今天

郭敬明·幻城		167
蒋峰·我打电话的地方		194
戴月行（颜歌）·朔夷		213
霍艳·说谎		234
徐超·弹指一挥，故有轮回		267
杨学会（水格）·解夏事		273
郝景芳·书写穿透时间的沙		292
胡坚·宠儿		300
曾骞·我知道为什么是你打开了门让冷风吹得我全身冰凉		334

第一辑

初赛作品精选





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二中高三 郭敬明

我喜欢的音乐是两个极端——摇滚和校园民谣。我记得我第一次这么说的時候的确有人伸手过来摸我的额头看我是不是发烧。

我有六盘心爱的CD，《校园民谣1》，《校园民谣2》，《高晓松作品集》以及麦田公司的红白蓝系列。朴树的白色孤独，叶蓓的蓝色忧伤，筠子的红色激情。

我总是觉得中国五四时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学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五四时期有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到了90年代，还有大学生为了海子的死而焚烧诗集以示悼念。于是海子极其惨烈的死亡也随之有了光环。90年代还有高晓松。只是我们喜欢称他为搞笑松而已。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界定高晓松的音乐。我也不知道听惯了重金属的自己为什么突然对那么柔软的音乐着迷。我记得我

最初把高晓松的作品集借给我的朋友听的时候，他回答我，好是好，但不够味儿，没摇滚带劲。朋友的回答让我跌破眼镜。可是我却是真正感受到那些哀伤清淡的旋律里面所蕴藏的激情，如同夜晚大海的黑色波浪，一波一波朝我内心深处涌来，雷霆万钧。就像杜拉斯曾经说过的“潮水匆匆退去又急急卷回”。给我更多冲击的还有他的歌词。我喜欢的作词人有三个：高晓松、何训田、林夕。有乐评人曾经说过，有了这三个作词的人，所有的诗人都该感到惭愧。何训田的歌词需要欣赏的人有强烈的西藏情结来支撑；而林夕的词则偏重于城市里的精致的爱情；只有高晓松的词可以在晚上听，可以在白天听，可以在夜色阑珊时听，可以在阳光明媚时听。小A曾经笑着说高晓松的歌像是万金油，百病皆治。我说不，他的歌太老的人不能听，太小的孩子不能听。因为高晓松的歌词里总是会流淌着一条青春的河，时光蔓延，哀伤弥漫，轻而易举地就能将人覆盖。拿给小孩子听他还不知道什么是青春，拿给老人听他们想起的青春应该是民国时的水深火热，至于什么青春的忧伤之类，我想和他们八竿子也打不上。我总是喜欢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已经大学毕业，每个人都在上火的夹缝里碌碌营生，每天穿着整齐的西服穿行于石头森林的时候，突然听到诸如笔记本、考试、英语语法、寝室窗前的美丽香樟、同桌的漂亮女生、食堂门口常看见的帅气男生、心爱的书包、不及格的成绩单、毕业纪念册、足球场等这些词语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停下脚步，有多少人会涌出泪水。

然后是老狼。老狼身上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流浪歌手的气质。我一直都记得老狼在《流浪歌手的情人》里哼唱“你只能一再地一再地相信我”时，表情与声线是如此的哀伤与清澈。老狼的歌声像是一本日记，他就一页一页地将他的和我们的成长撕给我们看，于是相同的年轻和忧伤浸染了当时大部分的大学生。比如他唱的给女生写情书，好兄弟彼此猜硬币，午夜哀伤的电影，弹吉他的流浪歌手。当初最早听他唱歌的人已经长大了，还没长大的我们继续听他的歌。“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午夜里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恋恋风尘，恋恋风尘。

一直以来我偏爱叶蓓，那个迎风吟唱的蓝色歌手。说是“偏爱”是因为从校园民谣的贡献来讲，叶蓓的确比不上高晓松和沈庆。但是我喜欢。我最早接触校园民谣听的就是叶蓓，比老狼还早。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叶蓓唱歌是在一条喧嚣的大马路上。我经过一家叫“麦田风暴”的音像店，里面在放叶蓓的《B小调雨后》。一瞬间我停留下来，身边所有的喧嚣都立刻退得很远，包括那辆嚣张叫嚷很久的洒水车，空气里只有他空灵的声音辗转回旋。旋律以血液的形式汩汩地流进我的身体。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是夸父，一瞬间身体有变成山脉变成大海的冲动，皮肤上有开满离离野花的激情。身体消失，灵魂飞升。就是这样，有点像佛经中的顿悟或者立地成佛。

叶蓓是个朴实无华且低调的歌手，我不知道这种性格在一个歌手身上究竟是一种优点还是一种缺点。叶蓓是声乐专业的本科学生，可是她很少炫耀这些的确值得她炫耀的东西，她也很少卖弄她轻而易举就达到的高音C，她就是那么安静而忧伤地唱，没有喧嚣和做作，如同月光下的湖泊，平静，但有着令人眩晕的银色涟漪。

之后我开始生活在白衣飘飘的年代。我穿越整个城市找遍了所有的校园民谣，我认为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有唯美而忧伤的旋律来当做日记本，记录所有高昂或者哀伤的青春。

说到青春我想到沈庆，他的那首《青春》总是让我念念不忘。有些时候生活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让我心碎却不堪憔悴。淡淡的年年岁岁。”我想我到了很老很老的时候，老得几乎可以隐入落日的余晖的时候，我也会记得，年轻的自己曾经很喜欢过一首叫《青春》的歌。因为这首歌就是我的青春凝聚成的油画，我的整幅青春光彩夺目。我曾经在一个谈话节目上听到沈庆这么评价自己：青春的记录者。不管他记录的是谁的青春，总之我很喜欢并且赞赏这种定位。他用音乐当做纸笔，写下大学时代的忧伤。就像他唱的那样：“我要埋下所有的歌，等它们被世间传说”。

另外一首《青春》是筠子唱的。我只记得那里面的吉他声有着让人落泪的破碎，恍惚的旋律，下雨的黄昏时分的澄清街道，路上空调

的眼神，一切都贯穿着旧电影昏黄的色调。筠子的声音高昂嘹亮，可是却有着忧伤的嘶哑，如同水晶杯子的裂痕。听着筠子的声音我总会想到石康的话：“我看见一阵一阵尖锐的忧伤划过我的心脏。”《青春》里面有一句歌词：我脸上蒙着雨水就像蒙着幸福。当我听到筠子用梦呓一样的声音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我听到了青春在天花板上扇动脉的声音，像是在蓝天上嘹亮的宣言。这让我想起我看到过的一篇乐评《十三楼的折翼天使》。里面所有的文字都浸染着一种情绪——孤独。筠子就给我这样的感觉，不，应该说所有的校园民谣歌手都给我这样的感觉。那些书写青春歌唱青春的人都离开学校了，他们意识到自己远离了自己清澈的柏拉图，于是他们拒绝离开，于是社会的喧嚣抛弃了他们或者说他们抛弃了社会的喧嚣。于是他们就孤独了。这就有点像不想长大的彼得·潘，他不想离开童年，于是他的伙伴长大了，他却一个人留在了永无岛，于是他成了一个最孤独的孩子。高晓松他们的孤独是一种城市里的孤独。就像莫文蔚在《十二楼的莫文蔚》里宣扬的寂寞一样。

莫文蔚是商业流行歌手里面我很喜欢的一个，她在《十二楼》里准确地演绎出这个飞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给人们投下了怎样孤独的暗影。我想高晓松他们的孤独也一样，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远离他们依恋的纯真年代。我想起一个我记不起名字的爱尔兰歌手的歌：整个城市在旋转，可是我转来转去总是孤独；喧闹的灯火照亮了一切甚至夜幕，可照不亮我手心的孤独；我们的青春无情地飞逝，年老的我啊依然孤独；最后我进了天堂，可天堂里孤独的我依然跳着孤独的舞步。

我想把孤独的内容演绎得最生动的要数朴树了，那个白色的寂寞歌手。《那些花儿》里清晰的流水声音让我想起时光的荏苒，一起长大的朋友分散到天涯，距离的隔断真的让大家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青春不再，光阴不再，麻木铺天盖地，渗入血液心脏骨髓。大多数人习惯了，接受了，屈服了，只有朴树不，于是他用带着哭声的歌问道：“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然后有人听见，然后更多的人听见了，于是大家一起重新痛。“新的人间，化装舞会，早已经开演，好了再见。”朴树说他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里哭泣，

因为他心爱的气球丢掉了。我知道那个孩子就是那些校园里孤独行走的歌手：高晓松、沈庆、叶蓓以及他们和她们。但我不知道那个丢失的气球代表着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气球最终飘到了什么地方。

高晓松们的低调已经是对社会的一种退让，可是这个金钱至上的年代似乎还不满意，于是校园民谣被逼到了死角。以前校园民谣有商业价值，于是唱片公司也乐得赚钱，当校园民谣不再有号召力的时候，于是就有了“1995”的大裂谷。断裂、挣扎、消失。沈庆现在是一家音乐网站的总裁，西装革履地出入任何场合。当我看到沈庆在一个谈话节目上穿着西装唱《青春》的时候，想想那个毛衣牛仔裤的沈庆真的是恍如隔世。高晓松写书拍电影去了。老狼没有了消息，偶尔会在某某大学的校庆上看见他，可是脸上早已没有了年轻的飞扬，眼角的沧桑让人唏嘘。那天在一个采访中老狼说自己对未来还没有方向，于是我想起了他当初唱《月亮》时迷茫的样子：“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而叶蓓则在华纳公司唱情歌，听着她唱什么“你的怀抱”、“回忆忘不掉”之类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再想起她唱“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叶蓓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她还会唱“很旧很旧的风在天上”。而卢庚戌呢？我只记得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唱校园民谣了，我在做设计，因为我要吃饭。“因为我要吃饭”，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鼻子酸酸的。排山倒海，物是人非啊！也许就像李碧华说的那样：“很多隐退的演员重新复出，不要以为是割舍不下艺术，皆因付不起醉生梦死的代价。”对校园歌手来说，很多人隐退不是不喜欢校园民谣，而是付不起理想至上的代价。

听了卢庚戌采访的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梦见高晓松叶蓓他们一起唱《孩子》：“我想跑跑得很远，心在不安里飘荡，但看一看四周，想到你已白发苍苍。春天的花开，开在冬天的雪上，风吹过的过去，我们从未曾忘记，想和你分享，开始你已经老了。孩子孩子我还是孩子，孩子孩子我不是孩子，你原谅我吧，别对我说吧，我原谅你了，可我终于哭了。”

我一直不愿意接受某些媒体所宣称的“校园民谣时代的结束”。

我在等待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纯真年代能够重新降临。会有忧伤的歌手在校园里弹吉他，会有为海子焚烧诗集的悼念仪式。可是按照眼前的情形来看好像希望很渺茫。也许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会对着我即将离开的校门说：校园民谣的时代真的过去了。我想那一刻我会听到黑色的劲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声音，如同午夜最后一班飞驰而过的地铁。但是我想我会深刻地记得，那些歌手曾经是我生命花园里的灼灼桃花，我旅途驿站的阳春白雪，我青春的夜空里瞬间而又转瞬即逝的美丽焰火。就像叶蓓的《蒲公英》：“一开始/我就站在这里/在风里面长大/没人路过身旁/为了你一句叮嘱/你留下的旧地图/我穿着这件衣裳/守着这片山岗/我不怕浩浩人烟/我要随着风飘落在你的脚边”。那些寂寞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一样，站在上岗上，守候我们心里的纯真年代。守候一份渺茫的希望，守候一份曾经的坚持。

我们最后的校园民谣，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



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

吉林省长春市十一中 蒋峰

在属于达里奥·福的那一年冬天，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几乎每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们都各自拿一串糖葫芦在一起。那个冬天冷得令我们都无法咬下来一个山楂。整串的糖葫芦仿佛夜明珠一样反射着淡淡的月光。多数的时候我们不说话。等我们想谈点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谈起文学。或许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更美妙的是，我们很少提及某一位作家或是某一部作品。我们像是谈论落在山谷里的雪那样怀着美好的愿望谈这样的文学：不再背负着文学史的，纯净的，理想中的文学。就那么一次，谭凯峰无意提到了我们谈论过的唯一作家：王小波。之后我们就发现，他是我们共同的作家。我们满怀兴趣地找到了王小波在文学上的合法双亲：卡尔维诺和玛格丽特·杜拉